

**Name:** 潘敬鏗

**Country:** 香港

## 火柴的光影交替

嚓嚓，點點星火隨摩擦轉瞬即逝。後現代的消費循環如一枝剛點燃的火柴，耀亮燎原的火光瞬即填滿黑暗。若要延續光明，卻要掏出未與世俗磨擦過的頭梗，擦出全新的焰火，劃出夢中人惺忪間吞嚥了的明途。

依附著歷史性質的消費循環，重複的走向頻繁於昔日。一日一大事，資訊不是深究的引子，只是頃刻牽引高潮的娛樂手段。各大小家電天生長著一條短命，是商人務求殺雞取卵賺快錢的刀下亡魂。消費就是潮流，流動之快，凡人預測不了，更甚是水流太急，走向波動，願意逆向堵流者少，反而統統也乘上船，借風勢之勁，投奔河口。

活於當下，反思是一種奢侈。然而所謂經典就是後世從反思間塑造的話語，就像多少文壇巨匠也是過身後才嘉勉踏台，若我們只讓訊息於腦海流過，不留下一點衝擊的浪花，文本的價值只會是一個斷層的社會形象、一堆刺激感官的符號，甚或幾札鈔票。

雖有說電影說不上藝術，不是高尚文化，只是深入民心的大眾文化，然而這個指控或者結論是不完全的。使用者的取向不等於文本的性質，觀眾看過就算、沒有要求，只代表土壤不健康，或許優良作物依依存在。而走向大眾文化的原因就是傳承的問題，若作物還算可口之時，取者只當果腹之物，沒有珍而重之，學習栽種之道，我們活在再黃金的年代，也不是永恆。

近日見本港電影似踏在復甦之初，一片新銳青蔥灑熱血之勢。叫好賣座者都有，與萎縮後的昔日相比，銅臭味輕，百花齊放。然而現象間叫好與賣座是分開的，《葉問》系列作明顯衝著續點火柴而來，像是國外的恐怖片翻拍，玩極都有，題材不轉，技巧不穎。然而一些充滿本土氣色的作品，雖然支持者少，但如彭浩翔、郭子健、雲翔與麥曦茵近年的嘗試，可見香港電影也可走多元之路，非單以功夫與江湖作主色調。

可惜這個兩條腿走的局面卻勾起主體的一些歷史回憶。日本電影新浪潮與產業萎縮可謂跑在同一條時間線，高峰過後，可有寺山修司與增村保造的偏鋒（誠然女性主義於當時也是忌諱之一，看大島渚《感官世界》得到的對待就可知一二），雖然電影公司偶有抱怨，新浪潮一代被辭退亦有者，但同期卻可見西河克己般不斷翻拍典經作與山田洋次《男人之苦》系列的名單落筆未停。

當時電影業因電視的出現，入場人數不大如前，預算萎縮，任用新人新題材的嘗試是大膽的，翻拍續拍賣座片種是理所當然的。固然翻拍續拍片的質素精良，即時我們看

不到電影工業的下坡走向，但當大島渚與黑澤明都一度尋求外商注資才能開戲的例子走進歷史，我們可看到的是商業牢牢限制了電影的自由生長。九十年代後，黃金年代沒有隨循環趕回來，電影不賣座也不叫好，教人驚喜者莫於北野武、岩井與是枝等等，驟然觀之，總會覺得這是一個斷層，日本電影的未來走在鋼索之上。

電影公司磨蝕了電影文化人的野心與稚氣，培植了一套既有的製作公式與團隊。電影變成商品，試圖走在框架外者彷彿是逆天而行，被主流淹沒。製造產物者手執話語權，應教育觀眾如何去看待產物。若電影公司拍出一部又一部商業掛帥的電影，就算於當時是情理技功兼備的，但沒能引起反思衝動，要文本的影響力走出電影院，流動到社會間及歷史洪流之上，就是當下看不到的失敗，打不穩文化根基。

熟知文化政策的或許會說，觀眾不懂得欣賞並反思的責任是前人種下的果。對，沈睡中的人不會知道自己已經睡夠了睡飽了，我們再舉起自慰的旗幟，討伐觀眾媚外輕內，不懂細心輕嚐香港電影的苦與甘，只會延續眼見壯闊將至，但實在是一條窄路的思潮，經典不再，只有不斷「單一」地食老本，生出無數功夫與民族主義的混合物——一系列搵快錢的商品。

用上珍貴木材，再細膩地沾上硫磺，那始終也只是一枝燒不遠的火柴。若品味一天還是潮流的一部分，而商家續要推波助瀾，反思的道路只會一再被堵塞，縱有復甦的兆頭，也只是一代人斷裂於時空的幻彩，夢中人看見的還是火星與暗夜的反覆交替。曾經光輝，都只是命運之輪帶領的成功。

**平成二十二年六月九日 水曜日。**

**午後六時四十三分。**

Source link:

<http://kprotein.xanga.com/728443108/%e7%81%ab%e6%9f%b4%e7%9a%84%e5%85%89%e5%bd%b1%e4%ba%a4%e6%9b%bf/>